

联合国



#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四年

## 第一四七〇次会议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纽约

---

### 目次

|                                             | 页次 |
|---------------------------------------------|----|
| 临时议程 (S/Agenda/1470) .....                  | 1  |
| 通过议程 .....                                  | 1  |
| 中东局势:                                       |    |
|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9113) .....  | 1  |
| 中东局势:                                       |    |
|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9114) ..... | 1  |

##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 第一千四百七十次会议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六中午十二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K. 察托尔道伊先生**（匈牙利）。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中国、哥伦比亚、芬兰、法国、匈牙利、尼泊尔、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西班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赞比亚。

## 临时议程(S/Agenda/1470)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113)。

3. 中东局势：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114)。

1. **主席：**由于正在进行十分紧张的协商，并且此刻协商仍在继续，因此今天上午的会议开始得稍微迟了些，请安理会代表们谅解。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 中东局势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113)

## 中东局势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114)

2. **主席：**按照安理会以前所作的决定，并经安理会同意，我现在建议邀请约旦、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代表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M. 法拉先生*（约旦）、*Y.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和*J.M.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到安理会议席就座。

3. **主席：**请约旦代表发言。

4. **法拉先生**（约旦）：我们以极大的注意听取了在这个议席上所发表的讲话。当我们正从对凶恶的以色列人进攻我们的人民和非军事目标的一致谴责中得到一些安慰时，有些理事国却为这种国际上的土匪行径进行辩护。我们对于这种明显的倾向感到遗憾。我们遗憾的是：有一些代表团一心注意的并不是安理会上问题的实质，而是特科阿先生恶意地强加于我们审议中的一些枝节问题。他提出这些问题的用意是企图使目前的停火安排——当然，它只是暂时性的——永久化，同时也是为了破坏四大国努力的成果。

5. 约旦的控诉提出了对无辜的约旦平民和非军事目标犯下的具体的罪行。特科阿先生关于在被侵占的领土内造成了一些事件的空谈只能与以色列对人民所采取的压迫手段同时考虑。我要强调的是，以色列的镇压行为和占领区人民的反抗应该作为一个单独的项目来考虑。特别是因为这个问题已被列为单独的项目，并已列在单独的标题之下。我想强调这一点，因为正如我早些时候说的那样，占领带来压迫，压迫导

致反抗。当一八九九年和一九〇七年的海牙公约、一九二五年的日内瓦议定书和一九四九年的日内瓦公约每天都被以色列破坏时，我们究竟期望人民去做些什么呢？当囚禁的人们受折磨和压制，平民的财产被剥夺时，人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呢？

6. 仅仅两天之前——这是今天的纽约时报报道的——一个三十岁的约旦公民，卡塞姆·塔米米，因在监狱里有犯破坏罪行的嫌疑——嫌疑，我重复一遍——死去了。前天，数百名送丧者受到了以色列警察的阻拦，一尊架好的水龙头对准了他们放；后来他们遭到了警察的痛打，有几个人受了伤；四个妇女被捕。我们的人民认为这个嫌疑犯是在监狱里被打死的。约旦前国防大臣、驻大不列颠大使安瓦尔·纳赛贝为首的一些著名人士，要求中立的检验人员来检验尸体。这个要求被以色列当局拒绝了。同时还弄清了，在以色列进攻艾因哈札尔时，四个受害者是卡车司机，他们是西岸的居民。他们可能今天将葬在他们的城市纳布卢斯、拉马拉和伯利恒。昨天他们还没有落葬。

7. 当伤病员、体弱者和孕妇得不到保护时，当医院变成了督导这些罪行并批准其继续下去的以色列长官的办公室时，占领区人民应有怎样的反应呢？没收耶路撒冷谢伊克贾拉区新建的约旦国立医院并将其改为以色列警察总局就是一个例子。血库，国立医疗实验室，结核病疗养院中心和卫生部都被封闭了。

8. 当医生们以莫须有的罪名被任意监禁时，占领区的人们应有怎样的反应呢？马卡西德慈善医院的唯一外科医生纳比·穆阿迈尔大夫被捕了，他的工作是不能缺少的。另一个名叫舒卜希·阿布·古谢赫的医生也被任意逮捕了。关于纳比·穆阿迈尔医生的被捕，上星期我已经向安理会报告了；我一直是这样做的，因为我怀着一线希望，希望安全理事会有一天能采取有效措施并且发起召开一个会议，给和平之国带来和平。

9. 所有在座的我的同事们，当这些占领地区的人们日日夜夜听到或者亲眼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被驱逐、被逮捕，并受到压迫和镇压时，请你们公正地想一想，他们该怎么办？我已经引述了拉马拉圣公会教士伊利阿·考里的被捕和该地圣公会教堂被封的情况。各行业的人们都对此提出了抗议。耶路撒冷、拉马拉、伯利恒和贝特扎胡尔的妇女都到她们的教堂里避难，

并且抗议这种行径。关于这些，也已向安全理事会报告了。在被占领地的许多其他地区的教堂和清真寺里，进行了绝食罢工。一些基督教和穆斯林的领导人——其中有些人已从耶路撒冷被驱逐出去——拍了一份抗议电报给我们忠心耿耿的秘书长吴丹阁下〔S/9102，附件1〕。

10. 当人们看到他们的领导人被逮捕并被驱逐时，他们应有怎样的反应呢？我已经向安理会报告了我们的前外交大臣安通·阿塔拉、耶路撒冷市市长鲁希·哈提卜先生（他曾出席安理会，提出了耶路撒冷的事件）、易卜拉欣·巴克尔、卡马勒·纳萨尔、达乌德·侯赛尼医生、卡马勒·达杰贾尼医生和亚西尔·阿姆雷医生等人的情况。这些只是许多名字中的一部分。

11. 在类似的一次对叙利亚的空袭中，六个无辜的儿童和其他许多人被杀害了。他们的名字已在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的文件中列举到并被我的苏联同事和沙特阿拉伯大使提到过。每个人都应仔细考虑这个问题：究竟有什么理由为这种屠杀谋害行为辩护呢？

12. 而最重要的是，让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当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关于派遣秘书长的代表去视察占领区、会见那里的人们，并对约旦代表团及其他代表团在安理会上提出的种种控诉提出报告都被以色列全部拒绝时，安全理事会该怎么办？当以色列对安理会禁止并吞耶路撒冷的命令不予理睬时，安理会该怎么办？这种并吞是由安理会宣布为非法的，但是当安理会要求以色列撤销所有已采取的措施时，那个命令被以色列拒绝了。安理会对它的决议受到嘲弄、蔑视、公开抵制和彻底违反时该怎么办？

13. 人道的基本准则要求那些谈到人民反应的人也应该公正一些，即使不是对约旦，那么至少为了使威严的安理会组织今后在工作中有效也应该公正一些。上面提到过的四个公约，特别要求平民不应该遭受空袭，要求禁止虐待和报复行为。这些条款和其他许多条款已由安全理事会的法律予以承认。而特科阿先生提及此事仅仅是为了歪曲和混淆当前安理会所面临的问题。

14. 关于被占领地区人民的反应已经谈过很多了。我曾经有机会说明过：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和世

世界上其他许多被占领受压迫的地方的解放运动是没有区别的。这是被剥夺了最基本的人权的人民的自发表现。

15. 昨天特科阿先生为了破坏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提到了某些非洲和欧洲的报纸。他也提到了欧洲举行的两次会议。他声称，这两次会议是谴责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让我提醒一下特科阿先生：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首都举行的代表政府和人民的会议都表示了对巴勒斯坦抵抗的支持。

16. 去年二月，在喀土穆举行的代表五十多个国家与许多国际组织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自由战士代表大会支持了巴勒斯坦人反占领的英勇斗争和抵抗。大会有力地支持了巴勒斯坦人在巴勒斯坦的合法权利。

17. 本月，即一九六九年三月，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非洲劳工部长大会号召非洲工人象他们抵制南非货物和葡萄牙货物那样地抵制以色列货物。

18. 昨天特科阿先生提到了内罗毕的一家报纸对巴勒斯坦的抵抗表示遗憾。让我提醒一下特科阿先生：内罗毕政府——肯尼亚——在大会最后一次会议上曾投票反对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领土上侵犯人权。

19. 安理会甚至有更多的理由承认这种抵抗是解放运动，因为目前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受到了和一九四八年不列颠委任统治在巴勒斯坦所实施的同样的军事戒严令的管制。就是这些法令，前以色列司法部长多夫·优素福博士称之为“凡是受尊重的公民都不应当遵守的法令”。也就是这些同样的法令，现任司法部长萨松·夏皮罗遗憾地称之为“是在任何文明国家中都不存在的法令；即使纳粹德国也没有这些法令”。在以色列建立之前，一九四六年二月七日，巴勒斯坦的犹太法律学家们曾谴责过这些法令。现任以色列司法部长也把它们描述为即使纳粹德国也没有实施过的法令，现在却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实施了。难道这不会激起抵抗吗？难道抵抗这种他们自己也曾说过凡是受尊重的公民都不应当遵守的法令是非法的吗？难道把这样的抵抗称之为恐怖是合乎逻辑的吗？我希望自愿提出这个定义的那两个代表团把它们仔细考虑一下，把它们的定义同那位以色列司法部长的

定义比较一下，然后看看哪一种定义应当为安理会所赞同。

20. 对占领、并吞、驱逐、流放、殖民、恫吓、监禁和拷问的抵抗是合法的。应该谴责的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以色列侵略。安全理事会和全世界应该谴责的是侵占本身。

21. 说以前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曾抵抗过侵占的那些欧洲领导人现正在宽恕以色列的侵占，那是不真实的。我不相信这样的事。让我们引述一位当代伟大领袖戴高乐将军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话：六月战争后，在被以色列侵占的领土上，现在可以看到占领的一切现象，“随着侵占，决不会不带来压迫、镇压、驱逐——以及正常的抵抗。这种抵抗，现在以色列居然把它描述为恐怖主义了。”

22.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为纳粹所占领，签订了停战条约；当时，一些教师、学者、学生和各界人士离开了法国，准备抵抗。戴高乐将军乘一架小飞机，离开波尔多到英国去组织法国的抵抗。温斯顿·邱吉尔称他为“在那架小飞机里满载着法兰西荣誉”的人。这些领导人物认识到只有抵抗才能恢复法兰西的自由和主权。现在，法国作为一个伟大的、极为重要的国家，正在领导着世界。

23. 特科阿先生常常讲到阿拉伯突击队对以色列进行的恐怖和破坏行为，并一再称这些自由战士为恐怖分子和破坏分子。请让我提醒他，恐怖和屠杀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建立犹太国时所奉行的一贯政策。今天阿拉伯的自由战士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恐怖和屠杀的受害者。就是他们，被犹太复国主义者通过恐怖和屠杀的手段赶出了家园。斯通，一个信奉犹太教的作家和学者，一个美国人，他曾一度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恐怖组织中的一分子，当时他本人也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现在他出版一份斯通周刊，该刊在这里是十分有名的。他在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三日写的一篇谈论抵抗这个问题的文章说：

“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是承认阿拉伯游击队现在对我们做的事情正是我伊尔贡、斯特恩和哈加纳的恐怖主义者和破坏分子从前向英国人干

下的事情。另外一个是要心甘情愿地承认他们的动机和以前我们的动机一样都是光明正大的。”

斯通先生又说：

“阿拉伯最优秀的青年具有同样的感觉。他们不能忘记我们对德尔亚辛那样一类村庄所犯下的种种暴行，也不能忘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被赶出他们古老的家园。阿拉伯人深深怀念他们的家园，正象许多即使在别处已被同化了的犹太人仍然怀念他们自己的家园一样。”

他接着又说：

“为了替我们自己的人民建立一个家，我们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弄得无家可归了。这就是历史将会看到的简单的事实真相。如果我们不予赔偿，不重新安置难民，并创立一个新的政治体制，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一个新的更大的巴勒斯坦共同生活，那就不会有和平。”

24. 一度曾经是伊尔贡帮的一分子，现在是以色列议会的一个成员乌里·阿伍奈里曾在他的著作没有复国主义的以色列中写道，

“我们散发传单描述老一辈同志在阿拉伯一个拥挤的市场放置一枚炸弹……的光荣事迹，”

我重复一遍，“他们在阿拉伯一个拥挤的市场放置一枚炸弹。”他继续写道：

“当一九三九年五月英国发表结束犹太人移民的白皮书时，我们示威反对英国，烧毁英国政府的办公室。”

25. 恐怖主义不是，并且从来不是我们的传统或社会准则的一个部分。恐怖主义是以色列的恐怖集团输入的。

26. 我国政府愿意再一次着重指出，我们愿意协助联合国的一切和平努力。对安全理事会的四个常任理事国的会议，我们也表示欢迎。但是，我们的确希望，不能容许以色列破坏那些努力的企图得逞。我们都记得，在以色列对约旦进行罪恶的攻击之前，就有反对安理会的恶意宣传运动，其目的在于破坏安理会的努力。因此，可以推断：安理会未采取有效的行动，这将导致以色列竭力想要达到的结局。

27. 我们主张，安理会不采取坚决的立场，对四个常任理事国的努力将不会有什么帮助。而仅这一点就会削弱那些努力，并削弱联合国这个机构本身。自从出于崇高目的法国倡议被采取以来，耽误得太久了。

28. 四大国将要举行会议这一事实使安理会必须制止以色列没有减退的进攻。这就会为有成效的与和平的结果准备条件。我们并不期望四大国举行一、二次会议就解决问题。我们知道，这些会议将会花费相当长的时间。除非我们现在就在这里阻止以色列今后的侵略，否则，当会议还在进行时，以色列只要一感到侵略符合它的目的，就会被鼓动向约旦进攻。

29. 我国政府已指示我向安全理事会代表提出下列三点。

30. 第一，没有任何理由把阿拉伯被占领地区民族抵抗的个别行动，同一个有计划的、预谋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大规模的空中袭击相提并论。

31. 第二，以色列攻击目标是城市平民和农民的集中地区。他们之中有些来自西岸。以色列傲慢地承认曾经犯下这一罪恶。

32. 第三，安全理事会对采取有效措施的任何迟疑，或者任何过低地估计由于以色列的这次进攻而产生的严重局势，只能带来以下的结果：(a)使形势恶化，并阻止该地区实现和平的可能；(b)削弱四大国努力取得进展的可能；(c)鼓励以色列作进一步的、大规模的进攻；(d)各国人民和政府对这个机构的有效失去信任。

33. 请让我重申，受害者约旦同侵略者以色列不能相提并论。我们希望的是，安全理事会将会通过一项决议，反映出形势的真相。

34. 洛佩斯先生(巴拉圭)：一九六八年安全理事会举行过多次会议审议中东局势，并特别研究了对停火决议反复严重的破坏，连同由此而产生的死亡、毁灭和巨大物资损失。在这些会议期间，我国代表团曾一再坦率而诚恳地发表了意见。这些意见始终是用毫不含糊和前后一致的语言提出的，因为这些意见的根据始终是同一的和前后一贯的。

35. 现在安理会正在处理新的极其严重的发展

形势，其本质同去年的某些事件是相同的。本来我只要引用我过去所讲的话，就足以确立我国代表团的立场。可是，我确信，仅仅提及那些即使是简洁明了的言论也还不够充分。相反必须重新阐述我们的看法。

36. 不论是阿拉伯人或是以色列人的死亡，我们都深感遗憾。我们的悲痛是深切和诚恳的。我们对物质的损失很痛惜。我们更感痛惜的是：受害者约旦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正因为这个缘故，它的经济基础实质上是微弱的。生命死亡是无法补偿的，而物质的损失也只能通过强加给居民以巨大的额外牺牲来补救。这些居民本来就因经济不发达的问题忍受了巨大的困苦。而不发达的经济又由于最近的战争而产生的那些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了。

37. 我们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宽恕暴力事件和其他对停火的严重破坏。我们并不相信安理会的代表或整个安理会会准备这样做。我们不接受有报复权的说教。根据这样的说教，一个国家可以擅自认为有权在其他国家领土内采取安理会正在审议的这种军事行动。我们对于这些事件感到遗憾。但同时我们把两种类型的行动区分开来，因为它们的本质是根本不同的。这种一贯的和不变的原则曾引导我们在第一年参加安全理事会的讨论中就投票赞成一九六八年安理会通过的所有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

38. 严酷的事实是，那些暴力事件与报复的结果是：最先而且为数最多的受害者是无辜的居民。

39. 中东的历史，特别是近几十年的历史，出现了说不尽的战争、死亡和荒芜的悲惨景象。我们认为，结束这些苦难的时候已经到来了。或者，至少已有今后过好日子的一线希望。

40. 我们对最近和当前不祥的黑暗这一令人心碎的景象深感痛心。因此我们认为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迫切需要有个人与集体采取一致的行动，以防止当前形势的恶化，导致另一场暴力行动的爆发，它的激烈程度将不仅把中东各国，而且可能把其他许多国家也卷入到这场灾难的战火中去。

41. 由于我们对这些情况极为关心，所以我们对中东所发生的一切有希望解决的和很难解决的事件都给予密切的注意。真正很难解决的事件中有些就是

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而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使它们解决起来更难。冲突的各方和联合国本身都具有它们可以利用的基本工具，通过这个工具能够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当然，我指的是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一致通过的 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其条款与原则提供了深切渴望的和平的最重要的因素。联合国和各方如果都相信秘书长和他的特派代表雅林先生的顽强、毅力和能力，他们会有办法使这个决议得以执行。我不必重复我们关于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的看法。这个决议是以我们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一起荣幸地在第五次紧急会议上提交大会的决议草案为根据的，这个草案代表着我们拉丁美洲的传统、精神和哲学。

42. 我已说过，导致我们今天举行会议的这些事件，由于它们发生的时间而不可避免地更难于解决了。我们都知道，现在正在安全理事会四位常任理事之间进行的接触是要加紧寻求一个根据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建立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我们知道联合国内正在寻求这样一种和平，目的在于加强已设立的机构及安理会通过的决议所采取的行动。

43. 宪章规定的 安全理事会的组成赋予它的常任理事以特殊权利，同时也指定给他们特殊的责任。因此，他们应该不再拖延，立即负起这些特殊的责任。阻止这些接触的障碍已经存在得太久了。但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这些障碍正在消除。而且，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些常任理事对冲突各方所能施加的影响，那么我们就由于过于天真而犯罪。

44. 可是，所有这些包括我们自己的和得到我们支持的努力是不够的。我们的一切善意也是不够的。需要各方本身的充分合作，而最好的合作就在于严格遵守停火。我常说过，由遵守停火而出现的局势在它被持久、公正和最后的和平所代替以前，就其性质而言，必须被看作是纯粹暂时性的。但是，至少必须创造出适当的气氛，使对这种和平的寻求、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的努力以及安全理事会四位常任理事之间的接触能够取得我们所殷切期待的结果。

45. 因此，我国代表团毫不迟疑地提出一项新的兄弟般的、要求明智和慎重的呼吁，希望这一呼吁能导致各方为了直接有关的各民族的利益和国际社会

的利益，严格遵守停火，国际社会正在为目前中东的局势感到极大的不安。

46. 主席：我请刘锴先生发言。

47. 刘锴先生（中国）：我必须再一次提醒主席，我是以安理会代表的身分发言的。

48. 我们被再一次要求来讨论中东的局势，特别是关于约旦的控告，指控三月二十六日以色列飞机袭击了萨勒特地区约旦的一些村庄和平民中心，造成大量的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

49. 以色列并未否认控告的主要内容。仅有的争论是：袭击的目标是敌视以色列的武装部队的中心。无论情况如何，我国代表团严肃地对待这一事件。这类越过国境的空袭只能被看作是明显的违反停火的行为，因此应当受到安理会的谴责。使用武力是联合国宪章的条款所禁止的。

50. 在三月二十七日的安理会〔第一四六七次会议〕上，以色列常驻代表在他的发言中把以色列所采取的这次行动描述为自卫的行动。我国代表团对自卫的权利是毫无异议的，这是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所承认的权利。但在此次事件中，与其说是自卫的行动，倒不如说是惩罚的行动。以色列似乎相信武装行动作为一种补救的手段是有效的。如果以色列相信这一点，它显然没有充分重视采取和解政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通过优势力量来加速达成和平，不仅证明是无效的，而且会破坏可能取得的走向和平的任何进展并危及公正和持久解决问题的前景。

51. 我国代表团在这样说的时侯，并不是不知道这一事实，即暴力和反暴力的行为已经成为日常发生的事情，而频繁发生的越过停火线的交火并没有减少。特别在苏伊士运河地区是如此。其后果是人民的痛苦和死亡，而这些战争正是以这些人民的名义进行的。不论战争的动机或理由是什么，也不论战争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发生，一切暴力形式都是令人遗憾的。我们早该认识到，只有通过和平的手段才能持久地为正义事业服务，才能达到该地区人民的最终目标。

52.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安全理事会第

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业已提供了公正和持久解决问题的基础。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最近在中东进一步探索这种解决的可能性。有关大国所倡议的和平努力刚刚开始。现在决不能扰乱事情的顺利进行。因此，我国代表团向各方热忱地呼吁，给予雅林大使在寻求和平过程中以各种帮助，这种和平只能通过中东地区所有国家的合作和一致同意才能实现。

53. 主席：在我今天上午的名单上已经没有要发言的人了。

54. 我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55.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怨恨、激情和辱骂不能掩盖真相。事实是众所周知的。阿拉伯国家一九六七年毁灭以色列的企图被挫败以后，再度使用了恐怖战争的老方法，这是符合阿拉伯各国首脑一九六七年九月在喀土穆会议上所通过的决定的。这个决定又是在去年九月开罗举行的阿拉伯外长会议上予以重申，而且此后由阿拉伯首脑们反复加以宣布的。

56. 阿拉伯各国妄图在这里为这种战争寻找借口和辩词。它们称这种战争是一种民众的战争；但实际上这是由大约四千名阿拉伯各国政府组织、武装、训练和雇用的抢劫者所进行的军事活动，他们来自以色列所控制的领土以外。阿拉伯国家称这种战争是对一九六七年敌对行动后果的反抗。事实上，这是阿拉伯各国早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以前，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里使用过的同一种反对平民的作战方法。他们把这种战争叫做解放战争；但全世界都知道而没有忘记的是，阿拉伯各国对一九四八年它们对以色列的侵略以及对整个停战期间它们所进行的反对以色列的战争行动都曾给以同样的描述。一九四八年以来，除下述事实外，情况并无变化，即阿拉伯各国毁灭以色列的阴谋再一次遭到失败，但它们显然没有认识到实现和平的时候已经到来。

57. 约旦期望我们做的到底是什么？容忍约旦把二十一年来反对以色列的战争继续下去而不保卫我们自己吗？面对来自约旦领土的恐怖战争而不采取行动吗？听任以色列公民被任意杀害而默不作声吗？世人不期望我们这样做。现在约旦也该不再这样期望了。让我们都记住这句古代格言：“掘陷阱的人将落入陷阱。”



58. 约旦代表再一次试图推脱进行恐怖战争的责任。他和他的政府显然试图在安全理事会的辩论中这样做。

59. 但是，我在以前的会议上已经证实约旦对这次战争的法律责任和实际责任。约旦只是在安全理事会上否认这种责任，而在中东，约旦却以此自豪。

60. 就在几天前出版的金字塔报报道了侯赛因国王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八日接见该报记者时说：“一九六七年后，实际上我们发动了敢死队的军事行动。我们为在占领区内发动的军事行动和反抗占领打开了大门。”

61. 约旦新首相里法伊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同黎巴嫩的日报记者的电话谈话中说：“我们要继续执行已辞职的前任政府支持敢死队的政策。”

62. 里法伊首相在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四日给侯赛因国王的信件中说：“我们以十分钦佩和赞赏的心情怀念我们武装部队和阿拉伯部队以及我们可爱的抵抗战士之间出色的合作。”

63. 约旦政府直接参与了从约旦领土发动的对以色列的恐怖战争，因而对这一战争负有责任，这一点不可能有任何怀疑。

64. 约旦代表坚持否认艾因哈扎尔被用作法塔赫的一个根据地。但是，正如我昨天所指明的那样，这一事实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已由外国记者在全世界报纸上作了广泛的报道，这些记者曾在以色列三月二十六日的行动之前访问了这个地区。从约旦过去的行为来看，约旦当局在三月二十六日以后试图隐瞒这一事实是不足为奇的，也是不难的。正如我在三月二十七日我们第一次会议上所报告的那样，艾因哈扎尔营地是由几所给突击队员住的大楼和贮藏军需品的仓库，一、二所食品店以及法塔赫普通队员的帐篷所组成的。在那次会议上我也描述了在艾因哈扎尔部署着掠夺者的路障，从西岸来的旅客在这里受到阻拦、检查和盘问。三月二十六日被杀害的四个货车驾驶员不幸成了这个路障的牺牲者。

65. 约旦代表提到了一个破坏分子在监狱中死亡的报道。医学上的检验已驳倒了他在这里所提出的

各种断言。这是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一个阿拉伯恐怖分子在一所以色列监狱死去的唯一事件。我要向法拉大使建议，去检查一下约旦监狱和其他阿拉伯监狱的记录，在这些监狱里多次发生的严刑拷问、精神上的和肉体上的残酷虐待以及死亡的记录。我要向他建议，去检查一下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在埃及集中营被杀害、在巴格达被野蛮地绞死、在大马士革被严刑拷打的那些犹太人的死亡记录。

66. 约旦代表对于在以色列控制下的地区所发生的许多示威也感到不愉快。难道示威在中东是不寻常的吗？约旦代表已忘记了在约旦管理和占领地区里骚动和不稳定的记录吗？让我们只看看一九六七年六月敌对行动之前的一个年头吧。一九六六年一月，在杰里科的示威和骚动之后，约旦当局在那里逮捕了二百人。四月，在西岸普遍的不稳定之后，约旦当局在西岸逮捕了二千人。五月，在东耶路撒冷、希布伦、拉马拉举行了群众示威。警察使用了武力，关闭了学校，逮捕了好几百人。同年七月，在纳布卢斯爆发了骚动和群众示威。约旦警察使用了催泪瓦斯；十二人受了伤，二百五十人被逮捕。十一月，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骚动以及在平民与约旦警察和武装部队之间的冲突，造成大量伤亡。十一月二十一日，在拉马拉地区罢工罢市。陆军被召来进行干预，而且使用了坦克。约旦当局实施了宵禁并关闭了所有的学校。在整个十一月和十二月，在大部分其他城市发生了类似事件。十一月二十四日，约旦陆军再一次使用了坦克和催泪瓦斯。二十名示威者被约旦武装部队杀害，法拉大使，更多的人受了伤。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八日，一次总罢市被警察和约旦陆军用武力镇压下去。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纳布卢斯的居民起来了；他们在街道上筑起了路障。约旦陆军只得包围全城并用武力镇压反抗。

67. 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五日贝鲁特的解放者报上，我们读到这样一段：

“根据可靠消息，从六月的最后一周到现在，在约旦被逮捕的人数已达到五百人……这些逮捕是在纳布卢斯、安曼、耶路撒冷旧城、拉马拉、希布伦、伊尔比德、杰里科、杰拉什进行的……（接下去是一长条被捕人的名单。）”

“被捕的还有约旦大学哲学和社会学讲师卡马勒·内法。他遭到严重的拷打”——我在读一份黎巴嫩的报纸——“并最后转移到安曼的法勒斯丁医院。所有侯赛因山难民营学校的教师连同学生数人被逮捕。在杰里科和阿鲁卜难民营以及在马安城内都进行了类似的围捕。”

68. 约旦代表提到，许多人由于对平民采取暴力行动被以色列逮捕了。但他没有提到，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职业捣乱分子，其中一些人由于同样的罪行曾经被约旦人拘捕过。法拉大使提到的多德·胡赛尼以及另外一百二十名政客就曾被约旦当局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逮捕过。

69. 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黎巴嫩报纸解放者报的报道：

“被约旦政府逮捕的人数已达好几十人，其中包括阿尤卜·阿比比和苏卜希·戈沙博士”——法拉大使今天又一次提到他们。

70. 据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巴格达电台广播：“……两天前的半夜哈莱德·达尔齐医生正在纳布卢斯医院工作时被捕。”

71. 一位著名的阿拉伯权威瓦利德·阿勒哈利迪教授写道：

“约旦河西岸已经成为一个约旦的殖民地，由‘沙漠部队和雇佣军’所占领，在那里不允许巴勒斯坦人自己组织起来；加沙地带则被作为一个阿拉伯政府的占领地加以管理……”

72. 约旦的代表在谈到以色列施行老的英国托管法时，正如他常常会忘记的那样，忘记提到在此情景中的决定性的事实——即这些法律也是适用于西岸的约旦法律，由以色列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而施行的。

73. 的确，我毫不犹豫地，当阿拉伯各国的公民——不论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一样——开始即使是部分地享有那些在以色列控制地区的阿拉伯居民所享有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集会和行动自由以及个人安全的时候，阿拉伯各国在走向民主方面就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了。

74. 约旦代表请求作出另一项片面的、不公平的决议。他昨天列举了许多这样一类的决议。这些决议对于中东问题的解决作出了任何建设性的贡献了吗？难道片面的决议能够作出任何这样的贡献吗？

75. 大家都知道安全理事会对以色列-阿拉伯冲突进行审议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一九五三年以来否决权阻碍了对这一问题作出任何建设性的处理。大家都知道安理会目前是这样组成的，以致无论决议案文是怎样极端和不公正，总能保证得到多数理事国代表的机械支持。

76. 在这种情况下，约旦及其支持者所寻求的这种决议只能对局势产生一种作用即增加紧张，减少谅解与和平的希望。只有各方本身之间的谅解才能达到问题的解决。如果约旦真正愿意实现这样一种解决，约旦就会寻求与以色列之间的这种谅解，而不会企图再去增加一项不平衡的、无建设性的决议案文。

77. 主席：请约旦代表发言。

78. 法拉先生（约旦）：真巧，每当我答复特科阿先生时，我发现我总是处于时间非常紧迫的不利地位。我知道现在已差不多是下午一时四十五分了。如果我要花时间来答复特科阿先生今天下午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那我就未免要与安理会为难了。所以我将只谈两、三个问题，并保留我在下一阶段再次发言的权利。

79. 让我们从特科阿先生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开始，这就是关于决议的问题。特科阿先生说任何一项决议对以色列是没有约束力的。我想，只是因为这决议不符合以色列的意愿。

80. 这并不是一个约旦的朋友的问题，因为就耶路撒冷问题谴责以色列的决议，在联合国大会有九十九票、在安全理事会有十三票赞成并支持。没有一个代表团——不论它是否是以色列的朋友——投票反对这些认为以色列吞并耶路撒冷为无效的决议。

81. 但是以色列却想要安全理事会按照以色列的目标行事。去年十二月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时，反应是怎样的呢？现任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曾说：“对这样一个坐在那里讨论我们行动的国际家庭我开始感

到十分遗憾。如果由以色列议会来议论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那一定会更合理些。”以色列想把以色列议会作为世界的最高机构来吩咐安全理事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现任以色列总理说“如果由以色列议会来议论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那一定会更合理些”。此项声明发表于一九六九年一月六日以色列的一份半官方报纸耶路撒冷邮报。

82. 以色列 副总理 阿隆 先生——第二号人物——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已变成一个鼓励恐怖分子活动的不安全的理事会了。”这是副总理说的。

83. 我还可以讲下去，可以引达扬将军的话，他的话同前面的人讲的几乎一模一样。这样看来，这不是所谓安理会中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安理会是按照联合国宪章组成的，公平而又公正。问题在于以色列人的欲望，他们的贪婪以及只要他们办得到，每日每周他们的要求越来越多。

84. 特科阿先生提到正在东岸发生的事情，不过他忘记了一件事：在东岸发生的事情是一国管辖权的内政问题。问题是：以色列人现在在西岸干些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要呆在那里？他们为什么要占领着西岸？难道他们不断在西岸——在约旦的领土上——出现，不是一个不断的侵略行为，而为联合国法律所谴责的吗？这才是问题所在。

85. 但是既然他们驱逐了人民——六日战争后曾有四十六万人被以色列驱逐到约旦河的东岸——他们就不应当指望这些人民还会给他们送上一份“感谢帖”。如果他们这样指望，那他们就想错了；如果他们指望被驱逐的人民不回去进行战斗，那他们就想错了。不论这些人民是在西岸还是在东岸，他们都是约旦的公民。他们属于为联合国所承认的同一块国土；他们属于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它所有的朋友都保证，它的领土完整要得到保护。关于这一点，以色列人在西岸，在西奈，以及在加沙地带，在戈兰高地正在干些什么呢？这才是问题所在。

86. 我只再讲两分钟。特科阿先生说阿拉伯恐怖分子的行动来自被占领的领土之外。那是不真实的。抵抗发自内部。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在西岸以色列人的所作所为无一不证明他们一心想吞并这一部分的约

旦领土。随手即可举出证据。听听以色列的英雄达扬将军的话吧。这就是他为了猎取更大的声誉而说的话——它很能反映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他说：“我把约旦河看做是我们的边界”——约旦河，未来以色列的边界——“并把约旦河以西的山脉”——现在正被炮轰、但尚未被占领的地区，在叙利亚和约旦东岸的北部之间的高地——“看做是保护我们边界的根据地。”

87. 这就是以色列英雄所说的话。他发动了整个这次战争，并在这里告诉你们他想要的是什么。阿隆想以一部分被占领的领土作为保证；达扬胃口更大，他要确保这一保证，这样他就要有更多的地区来确保其他被占领的地区。

88. 这是没有底的。因此在这个时候，安理会应当着手并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二十二个月以后，以色列人还留在那里？我认为答复是撤退；只要不撤退就会有抵抗。我不必向特科阿先生道歉；抵抗会有的，因为这是时代的精神，解放和人权的精神。当人们受到压迫时，他们就会反抗，直到他们消灭征服者为止。而以以色列人就是征服者。

89. 主席：我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发言。

90.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我本已决定这么晚不发言了，尤其因为吃午饭的时间已经过了。不过，我要提醒安理会代表们，这次会议是预定在上午十一时召开的。在近几年里，这已成了一个习惯：协商不在晚上、清晨进行，而是在预定召开会议前很短的时间内进行。好几年来一直如此。我们中间一些不参加协商的人都是准时到会的。事实上，这不是为我自己辩护，而是想提点意见，这样我们这些行动迅速的人就可能有参加而不至于干扰别人的时间表，无论是吃饭，或是他们可能有的其他的任务或职务。

91. 听了特科阿先生引用象“掘陷阱的人将落入陷阱”那样的格言以后，我无法保持沉默。我认为他应当正确地援引这个格言，因为这是一个古老的闪族格言：“掘陷阱谋害他弟兄的人将落入陷阱”。我提醒他还有这样一个格言：“持剑者为剑所制”。掘陷阱也罢，持剑也罢，这两个行为在联合国时代都是令人遗憾的。但是生活的现实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除了不

分种族、性别、宗教应付悲剧和人民的苦难外，没有其他的选项。

92. 特科阿先生说，阿拉伯国家在一九四八年似乎是结了帮来消灭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并不想消灭巴勒斯坦的任何人。而跑到巴勒斯坦来的是一批外国人，他们恰好是来自东欧和中欧的犹太人。他们利用犹太主义作为动力，以达到政治和经济的目的，这样就发生了反抗。

93. 联合国这个托管国，从一九一九年凡尔赛条约签定时宣布它为托管国起到一九三九年止，在这以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相互残杀而著称的二十年间，试图为圣地带来和平，但是失败了。不列颠人自己承担了不幸，因为他们许多军队本来是被认为派来维持和平的，却被杀死、侮辱并受到唾骂。

94. 那些从东欧和中欧来的外国人，恰好是犹太人——但更确切些，我得说他们恰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是所有这些悲剧的根源。他们谈论暴行，还说阿拉伯人在仿效着纳粹党人。他们却忘记了，甚至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利迪策这个小城市里，当英勇的捷克人民为了从纳粹党人的统治下解放自己努力战斗而遭到纳粹党人报复的时候，纳粹党人还没有伤害年老的男女和儿童。几年前，我在联合国的一个机构里谈这个问题时，我请予以核实的就是一个捷克同事。他告诉我，纳粹党人没有杀害儿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还说没有杀害五十岁以上的男人，还有，他们没有碰过妇女。纳粹党人就是这样。

95. 可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干了些什么呢？整个德尔亚辛村从巴勒斯坦的地图上被抹掉了，而且每一个生物——不仅是人——在拂晓时被机关枪团团围住，尽被杀害。是谁杀害了他们？就是那些我的约旦同事说到的匪帮。特科阿先生，你谈到了掘陷阱。这就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土生土长的人民——惊慌失措的原因，他们忘记了他们是阿拉伯人！他们如此受惊以致逃奔约旦，沦为难民。

96. 你谈到约旦的暴行、埃及的暴行和叙利亚的暴行。这些都是令人遗憾的。我想你应当记住，特科阿先生，当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霸占巴勒斯坦之前，巴勒斯坦是和平之地。是你们首先开始使用暴行

的，所以你就不要再谈别人的暴行吧。在土耳其帝国时代，圣地实际上没有犯罪行为，或许象其他地方一样有个别人的犯罪行为，但是这些行为确实是极少的。阿拉伯人不想在巴勒斯坦消灭任何人。正是那些来自东欧外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开了头造成了这整个悲剧。由于我们在这里正是要阻止这样的悲剧，因此那些持剑者正为剑所制这句话不幸是多么真实啊！

97. 是谁把约旦和以色列在侵略的行动上相提并论？不就是从以色列成立以来就支持它的某一大国的代表吗？为什么呢？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个大国，那个支持以色列侵略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影响，犹太复国主义者慢慢地钻进了那个国家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住这个国家的新闻机构，在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领域里是举足轻重的——我敢说，在许多其他西方国家中也是如此。

98. 为什么以色列在大国设法开会以期求得解决的前夕开始这样的行动呢？目的是要在四大国之间制造意见分歧——请允许我直言不讳地说——特别是以美国为一方和以法国与苏联为另一方之间制造意见分歧，不管法国和苏联一起也好，分开也好。因为法国和苏联的国家首脑和政府不允许犹太复国主义者操纵他们的政策。犹太复国主义者却认为他们必须受犹太复国主义者政策的支配。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他们应该告诉美国：“你们支持以色列是对的。”——不要管公正与否——“让我们一致同意把巴勒斯坦人出卖掉”——巴勒斯坦除了在最近三、四年间，在安理会上被偶然提及外从来没有作为一个存在的实体，一个具有个性的民族被提到过，而这个民族在英国撤销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责任之后早就应该解放了。

99. 我从约旦兄弟今天上午提到某些大国——他没有说出它们的名字；我想他比我更有礼貌，他使用外交的方式——某些大国怎样把约旦与以色列在最近的侵略行动相提并论。请让我提醒我的好朋友美国大使约斯特先生，为什么美国会卷入远东的战争？为什么？有人曾多次告诉我们，这是因为美国认为日内瓦协定已被签字的一方所破坏。那么，哪一个更重要呢？即使一个争端是不比另一个争端更为重要，难道就不应该一样对待吗？对待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的决议，不仅包括四大国的责任，而且也包括在巴勒斯坦

的争端各方的责任与义务，难道不应该同样对待吗？情况是正如我的约旦同事提到的那样：以色列蔑视所通过的一切决议；以色列已越过一九四七年的分界线；它蔑视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的权利。应当把以色列对耶路撒冷所采取的行动，（即使已通过它们的立法机构）看做是无效的。安理会曾认为这些行动是无效的。为什么大国不同等对待以色列对这些决议的违反和所谓远东地区的一方对协定的破坏呢？由于其中有一国认为日内瓦协定被破坏了，就有四十五万或更多的非亚洲籍的士兵呆在远东；但是这里，在这个问题上，某一国，就是以色列，有计划地违反五、六或七个国家——我不记得确切的数字——之间的协定。一九五四年，美国在日内瓦协定上补签了字。但是有人认为那个协定为一方所破坏时，就发生了一场大战。这场战争如果不加以制止，总有一天我们都会卷入一场大毁灭中去。

100. 但是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都在决议中宣告了巴勒斯坦的分治。这些决议是清楚明了的，不需要作什么解释——尽管分治是不合法的——但是不管分治合法与否——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决议中还宣告，以色列越过分界线及以色列拒绝难民返回他们家园这些事实。我不准备一一列举这些决议，但是关于耶路撒冷的那个决议怎么样？为什么那些大国中的某一国不发出警告，象它对远东的一方所发出的警告一样：如果你不服从，就会发生战争？当然这不是一个宣布了的战争，但实质上就是战争。为什么大国不对我们一视同仁——因为我们是亚洲人。

101. 今天，卡拉登勋爵在哪里？在安圭拉。联合国派遣了一支警察部队。它派遣一部分海军到安圭拉那个小岛上。为什么联合国不同它的盟国一道派遣一支警察部队或一支军队到巴勒斯坦的海岸去？我们料想他们是不会派的。我们也不要他们派来。但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两种标准呢？对安圭拉他们派遣一支部队。而关于巴勒斯坦，在这些年月里，它始终是一些大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玩来玩去的一个网球。被牺牲的是谁呢？是巴勒斯坦的本地人，还有在以色列正遭杀害的可怜无辜的犹太人。不要认为我们是如此的无人道，不把人的生命即使是犹太人的生命作为生命来尊重。

102. 如果大国认真的话，他们就会迅速地行动起来，设法使宪章所宣称的正义得以伸张。

103. 刚才有人提醒我，美国甚至还不是日内瓦协定的签署国。但是，和苏联、法国、联合王国一样，美国有道义上的责任，努力使以色列服从联合国的决议。我所谈的不是谴责一方或另一方，或者批评一方或另一方的愚蠢的决议。它们不值得浪费纸张和笔墨，因为如果以色列不注意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主要决议，那么先生们，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你们是不是在玩弄陈词滥调、语义学和修词学？当然，你们都是按指示办事的，但是我希望我所说的话会转到你们政府那里。的确，不论是在约旦或埃及或叙利亚或所谓的以色列本土，不法行为正在进行着，冲突也在继续，悲剧已成为习以为常的事。

104. 我说“所谓的以色列”，因为我愿使安理会知道，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站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一边。我将引用一个犹太组织的宣言，这个组织有成千上万的成员。但是他们并不象犹太复国主义者那样能说会道。他们说，不仅在美国那些信犹太教的美国人，想要享有充分和平等的民族权利；

“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绝望的哲学。它说所有犹太人都具有与以色列结合在一起的共同的民族性，它努力使犹太人聚集到巴勒斯坦来……。”

阿拉伯人害怕，他们中间许多人恐慌，这有什么奇怪呢？——

“……使犹太人自己与美国同胞隔离开来。犹太复国主义企图使每个犹太人同其他犹太人发生民族主义的联系，对以色列承担复国主义的民族义务。犹太教是一个宗教，而不是一个民族。我们不是反犹太复国主义者。”——说这些话的是犹太人——“我们敦促具有各种信仰的美国人抛弃犹太复国主义的观点：即以色列这个国家是应验了圣经中关于美国犹太人家园的预言。”

105. 著名记者鲍勃·康西丁曾多次访问过以色列，他一再被问到：“为什么美国人犹豫不到以色列来？”这是本·古里安提出的问题。鲍勃·康西丁写道：“‘为什么他们犹豫不决？’戴维·本·古里安有一次问

我，‘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急切地需要他们的技术，我们需要医生、工程师、科学家、教师和农场主吗？’”我是引用鲍勃·康西丁的话。“那位老人”——指本·古里安；我应该说“那位年高德劭的人”不过这是美国式的说法，他们叫他们的父亲为“那位老人”——“不喜欢我的回答，‘我猜想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上帝许诺给以色列人的土地。’”——这里指的是美国。

106. 特科阿先生想要一切犹太人都到他那上帝许诺给以色列人的土地——巴勒斯坦去。这是一切祸患的根源。特科阿先生，不要把约旦与你们的人的所作所为相提并论，他们不是来自我们地区的犹太人。来自我们地区的犹太人是我们的人民。你谈你的人民，而我谈我的人民。东方犹太人是我们的人民。他们说阿拉伯语，吃阿拉伯食物，他们的习惯是阿拉伯的。他们同我一起上学，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存在着任何隔阂。不要把问题搅混了，决不可说“我的人民”，因为他们不是你的人民。那些中欧人和东欧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是你的人民。不要在安全理事会上混淆这个问题，因为我将从你们自己犹太复国主义者那里举出更多的论据，指出你是出于宣传的目的，在利用这个称呼，为的是玩弄美国犹太人的情感，这些美国犹太人是美国忠实的公民。但是你所控制的新闻机构试图洗涤他们的脑袋，玩弄他们的情感，这是很自然的。

107. 特科阿先生谈到思想自由。他谈到自由结社。他谈到阿拉伯人在那个国家里享受着自由与民主，他硬说这是阿拉伯国家所没有的。尽管我们十分尊敬希腊人，我们并不想要佩里克利式的民主。

108. 如果佩里克利的骸骨没有因为许多世纪的流逝而粉碎的话，那么，当你们当中有人在这儿开始谈论民主时，好象民主是西方国家独有的东西的时候，这些骸骨一定会在他的坟墓里骚动起来。民主早已在亚洲存在着，不过没有这个名称罢了。在亚洲制度中，在亚洲的部族制度里都曾有过，在那里君主和酋长都服从于法律，没有一个是例外。当你们谈论民主时，你们谈的是什么？是一种滥用了的民主，在它的名义下犯下了许多的罪恶。在美国这个国家里托马斯·潘恩有一次说过“啊！自由！用你的名义，犯下了多少罪恶呵！”民主——用操纵机构，选票，试图

影响可能投票者的下意识心情，以摸得着和摸不着的东西来贿赂他们，是一种政党分赃制度。

109. 你们可以有你们的民主！不要触动我们的种种制度，让我们把它们发展为更好的东西！但是不要试图使用象民主这样的偶像，象民主这样的陈词滥调。它已经过时了。几乎每一个国家的人都被这样的口号洗过脑子。但是青年人已经觉醒了。或许除了某些社会外，他们不相信在精神上有过民主。在现代世界里，战争是在民主的名义下进行的。

110. 几天前有人谈到固执。为了不使东道国的代表感到难堪，我不想提出他的名字。他是一位立法委员。他说：“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亚当和夏娃就会出生在美国”。美国人现在有威力。他们想，一切文明，一切创造应该在这里开始。我认为伊甸园是在伊拉克，一度曾经叫美索不达米亚。也许，因为现在伊拉克属于阿拉伯，把伊甸园安置在那里是一个错误。它应该位于能够发挥威力的国家里。“公平对待”。什么公平对待？我们对你们做了什么呢？我们为你们打开大门时，你们就来到我们这个地区，进行贸易，并勘探自然资源。我们对你们做了些什么，使你们在万里之外要来决定我们的命运？而在这里，由于大国的强权，由于它们以种种名义分给一切人的慷慨赠与，——技术援助和其他我不知道的什么东西，无息贷款，等等——你们可以收买我们的某些政客，但是你们不能够收买我们的人民。

111. 看在老天爷的份上，让我们独立地在和平中去发展我们在亚洲和非洲的各自的国家吧！你们不要再象在殖民地时代那样骄横和自以为是了。我但愿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我们这地区实行的是一种正统的殖民主义。象所有正在走向灭亡的殖民地制度一样，它也总是要灭亡的。我是指霸占一个民族，即巴勒斯坦民族，霸占他们的家园。他们在巴勒斯坦拥有百分之六十五的柑桔果树园。以色列每年要出售约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的柑桔。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可能我弄错了。但以色列二十年来从巴勒斯坦当地人的果树园里搜刮去的柑桔价值就有亿万美元。假使是五千万美元或者只有一千万美元那就无关紧要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允许联合国指派一个监督人去，你可曾听到过这样的专制吗？

112. 你们西方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曾与德国人作战过。你们从来没有没收过德国人的私有财产。啊，你们可能说，——以色列可能说——“在阿拉伯国家有许多犹太人，为了他们自己的生存不得不逃亡”。犹太复国主义者把自己打扮成似乎他们从这些犹太人那儿取得代理委任权。他们甚至向这些犹太人强迫要求代理委任权，以便从阿拉伯人的帐户中扣除这些财产的价值。结果是一片混乱，这种混乱导致悲剧的发生。

113. 我不相信在我活着的时候这件事会有什么结果，除非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改变心肠或者奇迹般地恢复了理性并且认识到：他们在巴勒斯坦归根到底是没有前途的。他们不能与一亿阿拉伯人——这数字还不包括巴勒斯坦的本地人——为敌。但是为他们恢复理性的方便之门仍然开着。你们这里的先生们，特别是那些负有责任的先生们，或许能够说服他们：如果他们要在中东和平地生活，他们可以象一般人那样地生活——他们可以保持犹太教的信仰——但是不能成为一个与世隔离的排外的社会，似乎他们果真是上帝的选民，用一种原教旨主义的解释来理解圣经中的某些章节的字义。

114. 他们应该很熟悉大卫国王的话：“我向群山举目”。其中一座是锡安山。这是从精神上去仰望群山，去仰望那无形的，去仰望那未知的。我必须以赞美犹太教的口吻来说，这就是上帝，是看不见的，是不可名状的。同样，在伊斯兰教中有九十九个形容词也是描写上帝的。没有人能说明神。那些属于一神教范围之外的人例如婆罗门，也把这个创世的力量视为不可名状的。在二十世纪，犹太复国主义者跑来告诉我们，说上帝给了英国人——和杜鲁门先生——代理委任权，要把巴勒斯坦转让给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且还告诉我们，锡安，犹太复国主义这个词就是由此而来，是地球上的事物，他们应该占领它。这是二十世纪。他们以为他们在愚弄谁？他们不是在愚弄自己，因为

他们是俗人——我是说那些领袖们是俗人，尽管我们很尊重那些有宗教情感的犹太人。从恶梦中醒过来吧！这也是我们的恶梦。这将是这地区的每个人的恶梦。正视现实吧！要有人性！不要成为排外的人——尽管我们很尊敬你们的先知，他们也是我们的先知。这样在巴勒斯坦就将会有和平。现在全世界正在觉察到一个事实：一个世界性的犹太人问题正在产生出来。我很不愿看到，每当纠纷骤然爆发，每当有人要惩罚无辜者的时候，犹太人或者其他少数民族就变成替罪羊。

115. 沙特阿拉伯从来没有想列席本安理会或联合国的其他会议，如果我们有时允许我们自己就一个题目长篇地发表意见，那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项目对我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和宪章的签字国，向安理会的每个理事国和联合国的每个会员国，包括以色列在内，阐明我们的观点，是我们的义务。从而对于我们今后的立场，就不可能产生误解了。

116. 就在最近，费萨尔国王陛下在哈吉朝圣的一次讲话中宣布他和沙特阿拉伯人民准备不惜自我牺牲以收复耶路撒冷。在结束我的发言时提到这点是我的责任。主席先生，我希望交付任何决议草案准备讨论时，能让我发言。

117. 主席：在这次会上在名单上再没有人要发言了。

118. 我想向安理会报告，为了加速审议今天安理会议程中的问题，我们正在作出巨大的努力。为了对这件事作出适当的估计，并鉴于安理会范围以外的情况，我建议今天下午开会。在同安理会代表个别协商的基础上，似乎下午四时三十分开会对于多数代表来说是合适的。

下午二时三十五分散会

---

###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